

明史稿

明史稿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十九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劉一燝

兄一焜

韓燝

朱國祚

朱國祚

何宗彥

孫如游

孫嘉績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進士陝西左布政使
萬曆十六年一燝與兄一焜一煜並舉於鄉越七年又與一
煜並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一焜爲考功郎掌京察大學
士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臯鍾兆斗等屬一燝爲請一燝
謝不可夢臯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貫意尋晉贊善歷祭
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黨人用事謀逐孫承

宗繆昌期錢謙益一燬力保持得免故事掌院無滿歲不遷者一燬居四年始遷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卽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偕何宗彥韓爌並命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萬曆末年神宗欲用史繼偕沈淮兩方在籍及是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復命宗彥一燬爌明日復命朱國祚及舊輔葉向高而宗彥國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燬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燬偕諸臣召見乾清官有小豎附帝耳語帝搖首俄一朱衣婦人從帝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皇長子見帝忸怩曰欲封后耳諸臣愕然旣退一燬語吏部尚書周嘉謨曰上顧念大臣不已若不欲委身婦寺者朱衣人何無畏憚若是朱衣人者卽帝選侍李氏也明日

九月朔帝崩諸臣入臨畢一燎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卽位
今不在何也羣奄東西走不對獨東宮伴讀王安前曰爲李
選侍所匿耳一燎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
慎勿退遂趨入白選侍不出皇長子諸大臣不肯退第出卽
返選侍領之復中悔挽皇長子裾安直前擁抱疾趨出一燎
見之急趨前呼萬歲捧皇長子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
掖升輦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使使追躡者三輩一燎
傍輦疾行翼升文華殿先卽東宮位群臣叩頭呼萬歲事稍
定選侍猶趣還乾清一燎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
時選侍方居乾清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燎語安曰主上
冲年無母后外庭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明

日嘉謨及左光斗疏請移宮時首輔從哲徘徊其間若無預
已事者既又欲緩移宮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
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乃於初五日偕同
官請即日降旨竚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他宮天子復
還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踐阼從哲被劾在告一燝遂當國與
燝相得甚歡念內廷惟王安力衛新天子乃引與共事安亦
傾心嚮之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侍登俊良搜遺逸舊
德宿齒布滿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明年天啓改元蒲陽失
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一燝亦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晏然
不知何故剪除及下廷議又皆畏懼不敢異同致有今日禍
嗣後軍國大事陛下當毅然主持勅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

同附和共憂國奉公帝優旨褒答尋有詔盡謫前排廷弼者
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燝一燝嘗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
言路張則六官無實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繩
其愆言官陳事政府得裁其是則天下治於是一切條奏悉
下部議有不經者詔格之初選侍將移宮其內豎李進忠劉
朝田詔等盜內府祕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墮地帝怒悉下法
司案治甚急羣奄懼搆蜚語言帝薄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
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刑部
尚書黃克纘給事中李春晷御史王業浩輩張大其辭欲脫
盜奄罪帝惡繼春妄言且疑其有黨將嚴譴之一燝謂天子
新卽位輒疑臣下朋黨此端一開異時奸人乘間士大夫必

受其禍乃具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繼春得削籍去御史張愼言高弘圖疏救繼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爆言而止帝憾選侍甚必欲誅盜奄王安爲司禮亦惡之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而帝漸忘前事安亦爲魏忠賢排死諸奄乃厚賄忠賢爲地而上疏辨冤帝果免朝詔死下其疏法司一爆執奏詔等議誅久無可雪疏直下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於閣一爆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例不當擬旨謹封還原疏由是忠賢輩大恨朝等亦竟免死益任用定陵工成忠賢欲以爲功一爆援故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廕止擬加恩三等諸言官論客氏被謫者一爆皆疏救又請出客氏於外及言官交章論

沈灌灌疑一燬主之與忠賢客氏等比而齟一燬給事中李若珪嘗忤中官御史汪泗論謾書謚號郭如楚疏詆周嘉謨帝並欲加罪一燬皆救止之然是時言路爭論事而一燬持大體時有所格衆方怨又密窺魏客等漸用事一燬勢孤是年四月候補御史劉重慶遂力詆一燬不可用帝怒謫重慶一燬再論救不聽六月職方郎中余大成復劾一燬爲中官請囑御史安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遂交章劾一燬帝不問旣而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燬屬嘉謨爲之上疏力攻一燬一燬疏辨求罷帝已慰留給事中侯震暘御史陳九疇復劾之并刺其結納王安於是一燬四疏乞歸忠賢從中主之傳旨允其去先是從哲去帝數稱一燬爲首輔一燬不敢

當虛位俟葉向高及向高至入讒言謂一燬尼已至是知其無他力稱一燬有翼衛功不可去帝復慰留一燬堅臥不起二年正月疏十二上乃令乘傳歸陛辭疏論萬曆泰昌間事微辨王安寃曰曩鼎湖上賓事變倉卒爾時情景陛下知者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譴訛去計亦陛下所深惻也禁闈祕密非臣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陛下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誰力扶掖鑾輿抗遏要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構以爲罪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徒爲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子自當以君父爲急乃發東朝持撻之奸者曰爲生事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

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臣所未解旣歸兵部尚書張鶴
鳴與奸細杜茂劉一燾獄欲指一燾爲一燾族株連之刑部
尚書王紀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燾得白鶴鳴一燾向所推轂
者也已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燾誤用廷弼削官追奪誥命
勒令養馬崇禎改元詔復官遣官存問一燾在位累加少傅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
追諡文端一焜字元丙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擢吏部主
事歷考功郎中佐侍郎楊時喬典京察盡斥執政私人已改
文選遷太常少卿以憂去久之由故官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鎮海寺於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
華爭不可勿聽織造中官劉成卒一焜慮遣代屢疏止之已

得請會中官呂貴奉命護成遺裝奸人請留貴督織造疏直達禁中一焜與邦華極論其罪帝卒命貴代之一焜復疏爭不報貴既任條行十事多所侵擾一焜疏駁且禁治其爪牙貴爲歛威一焜以暇築龕山海塘千二百丈濬復餘杭南湖民賴其利講王守仁學於虎林外郡小邑皆增學田御史沈珣誣訐其贓私一焜自引去卒贈工部右侍郎一焜兵部郎中

韓爌字象雲蒲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歷官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四十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久之命教習庶吉士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光宗疾大漸與方從哲劉

一燬同受顧命兩朝易命之際官府危疑燬竭誠翼衛中外
倚以爲重大帥李如栢如楨兄弟有罪當逮治中旨寬之燬
與一燬執奏逮如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從哲去一燬當國燬協心佐理天啓元年正月兩
人以帝爲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二日卽開經筵自
後日講不輟從之遼陽失都城震驚燬一燬以人情偷玩擬
御札戒勵百官共圖實效帝納之廷臣以兵餉大絀合詞請
發帑燬一燬亦以爲言詔發百萬兩候補御史劉重慶劾一
燬及兵部尚書崔景榮帝怒鐫其秩調外燬特論救大婚禮
成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未幾
以貴州平苗功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帝封乳母

客氏爲奉聖夫人大婚成當出外仍留之宮中御史畢佐周切諫六科十三道復連署爭皆不納熿一燬引祖制爲言乃命俟梓宮發引擇日出宮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劾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藥罪同弑逆廷議紛然一燬已去位熿特疏白其事曰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踐阼臣及一燬以二十四日入閣適鴻臚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有進藥十分宜慎語臣等深以爲然卽諭之去二十七日召見羣臣先帝自言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至二十九日遇兩內臣言先帝疾已大漸有鴻臚寺官李可灼來思善門進藥從哲及臣等皆言彼稱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見諸臣問安畢先帝卽顧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

壽官臣等以先帝山陵對則云是朕壽官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奏云李可灼自謂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卽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入診視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進臣等復出令與諸醫商推一燥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參半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宜否須臾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以進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比中末可灼出云聖上恐藥力不繼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問再服後何狀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趨朝而先帝已於卯刻上賓矣痛哉方先帝召見群臣時被袞憑几儼然顧命皇上焦顏侍側

臣等環跪徬徨操藥而前籲天以禱臣子際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及龍馭上昇普天哀慕凡今所爲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諸口抑且不以萌諸心念先帝臨御雖止旬月恩膏實被九垓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乃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邇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若何情景而進藥始末實止如此若不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臣是以據實奏陳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纂者勿以信史爲謗史先帝融剛之令名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嗣矣文震孟建言獲譴論救甚力三年以山東平妖賊

功加少師太子大師時葉向高當國熿次之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於熿熿不應忠賢深銜之既向高罷熿爲首輔每事持正爲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羣奄熿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忠賢遍引邪黨其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熿急率朱國禎等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楊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事閣中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熿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母伴食熿惶懼卽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